

真好!朋友送我一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博客丛林

珍珠鸟

冯骥才

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了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它小,就能轻易地从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新书架

《新财富列传》

李刚萍

中国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孕育、催生出来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的称谓经历了从“个体户”、“私营业主”到“民营企业家”的演变;他们走过了“允许有条件地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曲折道路。30年以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用商人的敏锐把握时机,以创造性的

劳动生产财富,融入了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波澜壮阔,他们有理由分享30年改革开放的荣光!经历不可复制,经验可资借鉴。作为关注成长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流平台,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财富故事会》开播三周年之时,特别推出《新财富列传》经典图书,作为纪念。

方斌和源娟早该出书了,却“总被一些意义不大又不得不做的事打搅”,究竟什么事,不得而知。我们也不常常两手被现实事物占着抽不出身,把一些情感方面、理性要求我们必须完成的事情一拖再拖,甚至明日复明日到一阵青烟之后而未果,举目人间这种事情还少吗?老子毕其一生,毕其功于一役的《道德经》,五千字集个薄薄的册子也嫌不够呢,不一样光照历史两三千年的吗?当然那是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信息传播极不发达,这种做法早已被今天的时代搁置在身后。而反观今日世道,谁又能说传媒不会被粗暴地滥用?单就文学类印刷品一项而言,便可窥豹一斑。出书的目的:A.对自己进行阶段性或一生的总结;B.把自己的所感所思给社会一个交代;C.评职称、评房子、晋级升官、沾名钓誉;D.一种游戏、自我娱乐的方式;E.赚钱营利。

无度,把人写活,把事写透,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乎不可不止”(苏轼语)。报告文学中篇幅最长者当属《人生蒙太奇》与《梦之手》,后者为前者的续篇,合约二万七千八百字,占了本书的近五分之一。奇怪的是,它们竟让我这种因长期搞文字工作而对长篇文字非常不耐烦的人能够津津有味地一口气读完。文中的主人公之命运唤醒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与两位老朋友的重逢

陆健

朋友羡慕不已,啧啧称奇他二人的审美趣味亦颇为接近。在这本书里,熟识者均能看出哪些篇章是方斌所作,哪些篇章乃源娟所为,哪几篇归于二人的珠联璧合。他们在书中回忆童年,到城外空旷的河岸散步、跳舞,在山里游走,在京城品尝异域风味,乘船渡海,记叙清晨月夜,钓鱼……接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感受市声中人们的爱友温情,沉醉于空灵的幻想,追求灵魂的自由,既能把一群蚂蚁的生存斗争活灵活现,又能让一只小青蛙的生死惊心动魄。

亦儒亦道的现实主义。说非儒非道,既不像儒家那般上赶着、一溜小跑,看人脸色,不遗余力地入世,又不似道家的“曳尾于涂”、“以其不材得享天年”(庄子)或梅妻鹤子,啸傲山林(我对“啸傲山林”素无好感——对人自诩隐逸,理应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地方修身养性才是,你“啸傲”个什么劲?怕别人听不见?怕朝廷不注意你,不知道你在隐逸?)说亦儒亦道,既热爱生活,投入生活,同时又对生活的世俗性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亲和生活中的诗意、人生过程中的美,拒绝与诗意的美相悖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一乐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人到中年,愈加感到此话有理。父母双全,哪怕是有残疾,也是子女的分福。每当自己心绪缱绻,无有归依的时候,就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永远是灵魂的家园,在那里可以痛痛快快地哭,可以无拘无束地笑,可以吃到自己最可口的饭菜,可以听到自己最想听的音乐。尤其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父母感情深厚,相依相惜。我们做子女的省心,放心,安心。我们没有尽多少孝道,却享受到了太多的人间天伦。父亲今年80岁,是一名退休教师,母亲85岁,普通家庭妇女。父亲67岁那年因交通事故摔折了腿,卧床在床数月,母亲精心伺候,端屎端尿,直到康复为止。但遗憾的是父亲因为截肢而落下了跛脚的残疾。

母亲厄运的降临在2000年,那年冬天突然查出她患有脑瘤。经专家反复会诊,我们决定给她做切除手术。父亲刚开始不忍,后来经协商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瞒着母亲给她做了脑瘤切除手术。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之久,父亲因为害怕而没到现场,但时时打电话询问。我们知道手术结果对他是多么重要。但万分遗憾的是,母亲的手术并不成功,脑瘤是取出来了,但是她永远失去了行走和语言的能力,意识也时常时迷。



接下来的八年,母亲在轮椅和睡床之间转换,父亲则时时事事相守。就像两个受了重伤而相互搀扶着前行的战士,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慰藉。前些年我们就要给他们找保姆,但父亲坚持不肯。他说他的身体除腿外没有毛病,完全有能力伺候母亲,再说,别人伺候他还不甘心。做饭,洗涮,穿衣,擦屎,擦尿,推着母亲散步……这都是父亲八年来的重复劳动。但父亲天生是个乐天派,再苦也不改其乐,忙中偷闲享受生活。他爱好广泛,除了听河南戏外,还吹笛子及葫芦丝、弹电子琴,闲时也和儿孙们打打麻将。但最多的时候还是读书。他满脑子的故事。我的很多知



柿子红了

而爱至亲情的倾吐,最是如泣如诉,如悲如歌。在艺术上,《春祭》《小蛙》《蚂蚁》《失乐园》《冬咏》等堪称上品,书中的重头戏——报告文学,每篇也都颇显华彩。尤其《春祭》中情态的写真,情感的奔涌兼之文笔有效的控制,达到有机结合,既无“不逮”,又不至于“过”,相当不易。《巢》的奇特构思,情、景、趣、理,浑然一体,读来妙不可言,突出显示作者的过人之处。诚然,从篇幅上看,书中散文多为小品,大约是由于报纸容量的原因,限制了文思驰骋。报告文学中定有应命之作,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幸而靠作者的才华垫底,令文章不失品位。唯一遗憾的是作者的创作太少了,没有像大家所希望的那么勤奋高产。再反过来讲,凭真性情,去虚夸浮躁,淡泊名利,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美丽的谎言》已大致反映了作者的精神风貌,真实的感情,不断的思考,平凡的时光,潇洒的意志,从容的风度,这难道不是已经足够了?这如何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我最后想说本书的书名《美丽的谎言》,虽然它只是一篇短文的篇名,但“美丽的谎言”几乎与所有的艺术形式有涉,旨在突出艺术的虚构成分、想象特征,强调艺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性,用它来涵盖本书的文字,自无大差,自顾此失彼的偏颇。

识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母亲坐在轮椅上或观看,或聆听。遇到有人逗她,她会呵呵笑出声来。当然,其间的痛苦和无奈依然数不胜数。但父亲用他对母亲坚贞的爱情一一克服了。母亲有时失眠,刚开始吃安眠药就能入睡,但后来安眠药吃多了以后反应太厉害,干脆不吃。多少次父亲整夜坐在床边陪着母亲,给她讲故事,讲老辈子的事,给她唱催眠曲,甚至儿歌。母亲虽不能说言语,想必心知,或者神知。父亲觉得很幸福。每当听说同龄人有人丧偶,他就唏嘘再三。他常常对我说,我不能没有你娘。少年夫妻老来伴,此言不虚。父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现在还在以身教我。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愿父母双亲长命百年。

识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母亲坐在轮椅上或观看,或聆听。遇到有人逗她,她会呵呵笑出声来。当然,其间的痛苦和无奈依然数不胜数。但父亲用他对母亲坚贞的爱情一一克服了。母亲有时失眠,刚开始吃安眠药就能入睡,但后来安眠药吃多了以后反应太厉害,干脆不吃。多少次父亲整夜坐在床边陪着母亲,给她讲故事,讲老辈子的事,给她唱催眠曲,甚至儿歌。母亲虽不能说言语,想必心知,或者神知。父亲觉得很幸福。每当听说同龄人有人丧偶,他就唏嘘再三。他常常对我说,我不能没有你娘。少年夫妻老来伴,此言不虚。父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现在还在以身教我。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愿父母双亲长命百年。

识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母亲坐在轮椅上或观看,或聆听。遇到有人逗她,她会呵呵笑出声来。当然,其间的痛苦和无奈依然数不胜数。但父亲用他对母亲坚贞的爱情一一克服了。母亲有时失眠,刚开始吃安眠药就能入睡,但后来安眠药吃多了以后反应太厉害,干脆不吃。多少次父亲整夜坐在床边陪着母亲,给她讲故事,讲老辈子的事,给她唱催眠曲,甚至儿歌。母亲虽不能说言语,想必心知,或者神知。父亲觉得很幸福。每当听说同龄人有人丧偶,他就唏嘘再三。他常常对我说,我不能没有你娘。少年夫妻老来伴,此言不虚。父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现在还在以身教我。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愿父母双亲长命百年。

夕阳情更深

丘之平

识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母亲坐在轮椅上或观看,或聆听。遇到有人逗她,她会呵呵笑出声来。当然,其间的痛苦和无奈依然数不胜数。但父亲用他对母亲坚贞的爱情一一克服了。母亲有时失眠,刚开始吃安眠药就能入睡,但后来安眠药吃多了以后反应太厉害,干脆不吃。多少次父亲整夜坐在床边陪着母亲,给她讲故事,讲老辈子的事,给她唱催眠曲,甚至儿歌。母亲虽不能说言语,想必心知,或者神知。父亲觉得很幸福。每当听说同龄人有人丧偶,他就唏嘘再三。他常常对我说,我不能没有你娘。少年夫妻老来伴,此言不虚。父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现在还在以身教我。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愿父母双亲长命百年。

16 湖东县招商引资金会大会刚开过,分管书记简又然就带着团县委副书记、现在的驻京招商办副主任李雪和辉煌实业的老总程辉直奔北京了。在飞机上,简又然和李雪坐在一排,他笑着问李雪:“经常到北京吗?”李雪的酒窝向上飘扬起来,说:“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旅行结婚的时候。”简又然听了没有做声,李雪说:“简书记在省里,一定经常到北京的。不知道简书记这次为什么选了我来驻北京?我有点害怕,怕做不好。”“会做好的。你行!”简又然说着问:“结婚几年了?”“三年,不过……”“……”“去年我们离了,他在深圳。”李雪说道。下了飞机,简又然的大学同学吴纵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吴纵上次到湖东,给程辉实业作咨询。简又然碰上了,一聊,在京的大学同学都聊出来了。这回简又然到北京,事前给吴纵打了电话。吴纵自己开着宝马过来了。简又然说:“吴总现在底气足啊,都宝马了。我们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简书记这是骂老同学了,你是书记。我们互换?我倒真的想当书记呢。”吴纵说着朝李雪望了眼。简又然道:“这位我忘了介绍了,是我们团县委的李雪李书记,现在的湖东县驻京招商办常务副主任。以后,还少不了得靠你们多支持。”说着,李雪伸出手,和吴纵握了下手。吴纵说:“老同学的常务副主任,我能不照顾?”第二天晚上,简又然把在京的同学全都请齐了,整整两桌。毕竟是副部长嘛,号召力大。大家的酒也喝得十分尽兴。李雪的表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她的酒量十分了得,连简又然也不曾想到。简又然把简又然拉过来,私下里说:“又然,我看那个李雪了得!你可要……”

17 新茶场刚刚建立起来,杜光辉的心情,就像山上的茶叶一样舒展着。场房是用黄文书记的房子改造的,机器都已经安装好。一切都只等着山上的茶叶了。“马上茶要摘了,杜书记,你看这茶叫个什么名字好?”高玉问杜光辉。杜光辉看着满山的茶叶,又瞧瞧四周的山峦,笑道:“就叫兰花香吧。既是这里茶的特点,又容易让人接受。兰花,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的花。你看……”高玉展着眉头,说:“就这个,这个好。黄文书记,马上通知包装厂,让他们在包装上印上这个名字。”“不仅仅要印上,还要到工商部门去注册。”杜光辉强调道。下午离开高玉山时,杜光辉要求黄文书记一定要强化宣传,使附近的茶农都知道茶场建起来了这个消息。杜光辉想最好明天就去吉炳生副厅,不然耽误了时间,就来不及了。但是,找吉厅长,也总得有所表示。最起码也要考虑一点土特产吧。这个钱,杜光辉不好在县委办这边开支。他就打电话给高玉,让乡里就在那八万块钱中拿一点,明天一道去找吉厅长。高玉说行,我带上就是了。

接着,就该端着枪,押着“老乡”上台了。我一边走,一边用余光瞟了一下观众席,就一个感觉,全是脸。把人押到“老乡”和“土匪头子”开始了一场长达20分钟的对话。在这20分钟里,我站在台边上,哪儿也不敢看,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的枪尖。我发现,枪尖一直在不停地哆嗦。下台以后,我很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紧张。但是真正的登台演出实在是太过瘾了,“万众瞩目”的感觉,尽管下面那些眼睛没有一双是在看我。9. 死人比活人难演——冯远征 刚演完《泥人常》,就有人通知我《樱桃时节》缺龙套演员。其中一场戏,我演大革命牺牲者中的一个,枪声过后就倒下。而主要演员站在乱尸堆中,表演才刚开始。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我便后悔倒得太随意了,姿势欠考虑,怎么那么别扭呢?可是又一动不能动,只能忍着。演出结束后,我跟其他演员抱怨死人比活人还难演,他们说:“你傻啊!谁让你躺中间的?记住了,下次往幕边上躺,只露半条腿在外面,上半身藏起来,该干吗还干吗。”哦,难怪刚才枪声一响,这帮人都先紧着往边上跑两步,然后才英勇就义。合着是为了让人看不见啊。后来我也学聪明了,再演死尸,尽量在不显眼的地方倒下,而且最好脸冲尸。随着经验日益丰富,我发现演死尸还有很多乐趣。比如脸冲尸的人可以故意挤眉弄眼,甚至挖鼻孔白牙齿,不敢看,免得笑出声来。有一天,负责人事的领导和我谈话:“远征,这两年,你一直表现得不错,我们很希望你留下来。如果开办学员班,我们一定优先考虑你,但是近期开班的可能性不大。吸收成为正式演员呢,也有难度,毕竟你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训练。如果你愿意在我们这里干,我们就再签一份临时演员协议,我也同时帮你留意新的机会。”我懂了,说到底,我仍然不属于这里。想了一晚上,我决定离开演艺,继续我的表演学习之路。1983年,我报名进入了一所民办学校——北京影视艺术学院。在学校里,我开始特别留意国内外著名

导演作品。一部由张暖忻导演,被誉为“开中国电影纪实美学之先河”的《沙鸥》让我由衷地喜欢。一次课间休息,我对同班同学杨华踌躇满志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演张暖忻导演的电影,演男主角,而且,最后一定得死!”杨华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死?”“死了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啊。”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问我:“你昨天晚上睡觉是不是没盖被子啊?”10. 向往“正规军”——冯远征 1984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杨华立刻报了名,考上电影学院是他的夙愿。我当然也很想去,而且以我当时的年龄来看,那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但我又怕考不上,让人笑话。杨华自己填完了表格,跑来怂恿我:“快填吧,就当是陪我去考,给我壮壮胆儿的。”我一一想,反正是做陪练,就考着玩儿一回吧。当时,电影学院正在大搞校舍建设,校园里堆满了原木和砖头。我的考号是下午第一拨10人里的最后一个。我不愿意和一堆人挤在一起,因为我心里有种自卑,也不喜欢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我便走得远远的,坐在木头堆上,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过去。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中年妇女在看我。她离我远远的,走过来,走过去,又绕到另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我也偷偷用余光瞟她,她为什么看我呢?难不成,我坐的这块木头是她家的?可是她自始至终也没说什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估摸着快轮到我了,站起来不紧不慢朝教室走去。哪知迎面撞上一个同学,火急火燎地冲我嚷嚷:“冯远征,你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不想考试了!老师喊你的名字都喊半天了!”我心里一惊,拔腿向教室跑去,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监考老师正在喊另一个学生的名字。“对不起,请等一等!”我对其中一位看上去比较像领导的老师说,“我是冯远征,刚才没听见您叫我。实在对不起!”“等下拨头一个吧。”“您就让我现在考吧,我都准备好了!”“让你等你就等,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正在大搞校舍建设,校园里堆满了原木和砖头。我的考号是下午第一拨10人里的最后一个。我不愿意和一堆人挤在一起,因为我心里有种自卑,也不喜欢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我便走得远远的,坐在木头堆上,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过去。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中年妇女在看我。她离我远远的,走过来,走过去,又绕到另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我也偷偷用余光瞟她,她为什么看我呢?难不成,我坐的这块木头是她家的?可是她自始至终也没说什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估摸着快轮到我了,站起来不紧不慢朝教室走去。哪知迎面撞上一个同学,火急火燎地冲我嚷嚷:“冯远征,你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不想考试了!老师喊你的名字都喊半天了!”我心里一惊,拔腿向教室跑去,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监考老师正在喊另一个学生的名字。“对不起,请等一等!”我对其中一位看上去比较像领导的老师说,“我是冯远征,刚才没听见您叫我。实在对不起!”“等下拨头一个吧。”“您就让我现在考吧,我都准备好了!”“让你等你就等,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 著